

又听黄梅戏，又看《女驸马》

杨庆春

“天下黄梅，我为谁唱；茶歌不息，山高水长；四季轮换，长留芬芳。”2024年再芬黄梅·北京演出季火爆京城，火热戏迷，火得不行！从11月19日起，《徽州女人》《徽州往事》《女驸马》轮番上演，11月24日晚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收官，圆满落幕，赢得首都观众鼓掌喝彩，更是期待来年演出季火速到来。

承蒙老友丁士兄引荐，我获赠《徽州女人》《徽州往事》两部“徽州”戏票。黄梅戏首朵“二度梅”《徽州往事》，我是第一次现场观看，置身悲欢冷暖、爱恨情怨以至高潮来临时声声诘问的剧情之中，悲伤，欢乐，团聚，分离，反反复复，感同身受，心中对剧本创作和演员表演生出许多感慨。

黄梅戏是家乡戏，别看我至今一段都不会哼哼，但从不妨碍我对喜欢的传统剧目和折子戏一遍又一遍地聆听欣赏，在欣赏中模仿唱腔，哪怕多么不像。当年在县城宿松中学念高中，功课学习虽异常紧张，依然会与爱好文艺的同学翻墙进入县黄梅戏剧团偷听新近排演剧目的尾声。

《黄梅戏自采茶来》，这是乡友吴云海兄去年发表于《黄梅戏艺术》第三期上的学术散文，篇幅达六千多字，共分七个章节，有根有据地叙述描写黄梅戏的“前世今生”。文章一开篇就写道：“立夏数日，梅子由青变黄，采茶的黄梅季节到了。在我们家乡，谷雨之后就叫‘茶春’。采茶的男女，边采茶边唱歌，这山唱罢那山和，彼此呼应，不绝于耳。这一唱就是数百年啊！歌是唱得有腔有调，歌是唱得情深意长，于是山水之间就有了黄梅采茶歌。”

从唱歌到演戏到草台班社，云海兄追根溯源，如数家珍：“黄梅采茶歌的姊妹也多，秧歌、渔歌、柴歌、灯歌、打铁歌、哭嫁歌……黄梅采茶歌九腔十八调，除了黄梅调、采茶调、花鼓调，还融入了渔鼓、高腔、胡弦、莲花落、文南词的声腔和调式。就像一位村姑，花容月貌，能歌善舞。黄梅戏在黄梅、宿松叫采茶戏，到了怀宁叫怀腔，到了安庆叫皖戏。宿松一带，采茶戏的唱法粗犷，垫字多，用帮腔，锣鼓过门，属于老的唱法。新的唱法柔婉、抒情，垫字少，不用帮腔，丝弦过门，已经形成怀腔了。”最后，他点出题旨：“宿松县最早将其命名为黄梅戏。”

小时候，我所接受的花梅戏文化启蒙，就是跟在比自己大十岁的姐姐身后，一边一村接一村（当时行政村）去看那半年都难得来一回的露天电影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一边学唱家乡老幼妇孺都会唱的“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的“打铁歌”。初中每到寒暑假，作为半劳力挣工分，跟着父亲下河捕鱼，在风中行船时依偎在父亲身旁，静静聆听着他把曲调优美的各种宿松“渔歌渔光曲”哼得未成曲调先有情。



《女驸马》剧照（作者供图）

三十年前，我在驻河南信阳市一所军校任计算机教研室教员时，吴琼主演的黄梅戏《女驸马》巡演至信阳，我第一次在异乡看到家乡的黄梅戏，那个亲切，那个甜蜜，至今心里还津津有味。

来京后，长安大戏院、国家大剧院去过不少回，只算纯粹消闲打发时光了，看的是什么，又有何回响，心中已忘得一干二净。

2021年11月28日晚，看完韩再芬版的《女驸马》后，好在我做了一则简短随记：《女驸马》多次看，一次比一次好看，看过后还想继续看。

先不夸出演的角儿，因为都是好角儿名角儿美角儿，韩再芬值得夸，余淑华值得赞，老生马自俊、张银旺都值得扬。但我要说的是剧情中的公主，通情达理、深明大义，既善随机应变，还会撒娇应对。若是一个得了公主病的公主，整个剧就不会是喜剧收场，首先是冯素珍推出午门斩首，随之李兆廷难逃牢狱之苦，兄长冯益民遭牵连之害，宗师刘大人受失察之灾，还不知昏君又有何戏言昏招。

总之，在赞美冯素珍善良、勇敢、聪慧的同时，必须赞美公主的美心善心同情心。成人之美，自己更美。

还得说一句，冯素珍不是“民女”，而是妥妥的“官二代”。李兆廷父亲官居一品，冯顺卿与其同朝为官，才有李冯两家官官相亲、许配为婚。从头至尾没有“民女”，只有“官二代”冯素珍。

瑕不掩瑜，戏是好戏，值得一演再演！

这则随记，我私下里转发给了一位任上任后关心、支持、爱护家乡黄梅戏的老兄张桂生，并附言：“班门弄斧家乡戏。平时读书累了，停下休息就爱听一曲折子戏。只要从安徽来京演出的戏团，到现场看比在家听过瘾多了。”

兄长回复：“难得！在外的安庆人都能像你这样关心黄梅戏，称赞黄梅戏，熟悉黄梅戏，支持黄梅戏，黄梅戏再创辉煌真的指日可待啊！谢谢啦，下次回来请你看戏。”

兄长说到做到。有一次，我回宿

松，专程去市里拜访他，他请我看了不少名角儿表演的折子戏，让我陶醉在悠扬委婉的旋律中。

此次演出组织方、协调人问我看哪几场，我毫不犹豫地问答：“‘徽州’场。”因为多次看过《女驸马》，从无“一梦到徽州”。到我再看《女驸马》去细究“民女”冯素珍时，组织协调方已是一票难求了。

转益多师，询问黄梅戏故乡的一位在京同乡，他已获得最后一场《女驸马》戏票两张，自己忙得日夜加班，提前两天同城快递予我，我顺手放在一本正在阅读的家乡学人撰写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回忆录上，方便自己随时看得见。

进入剧场前，随手拿份剧照，翻阅到剧情梗概，直接明了：“讲述了民女冯素珍冒死救夫，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成就了美满姻缘的故事。”

早年从《潜山县志》（1993年版）了解到：左四和（1902—1983，著名民间艺术家，潜山五庙乡人，出生于民间戏曲世家）集黄梅戏、高腔、弹腔三个剧种于一身，融会贯通，将弹腔、高腔部分传统剧目移植成黄梅戏，丰富了黄梅戏剧目。他口述弹腔剧目《双救主》，亦称《双救举》，由王兆乾改编为黄梅戏《女驸马》，成为黄梅戏传统剧目，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装戏，讲的是湖北襄阳道台之女冯素珍与李兆廷自幼相爱，由母亲做主订亲的故事。后来李家衰落，素珍母也去世。素珍继母嫌贫爱富，竟逼李兆廷退婚。素珍被逼女扮男装进京寻兄冯少英，又冒李兆廷的名字应试。不料竟中状元，被招为驸马。洞房之夜素珍将真情告诉公主，皇帝迫于形势只好赦免素珍，命李兆廷顶状元之名并与素珍完婚。公主也与改名做了八府巡按的冯少英成亲。

冯素珍姓名未变，但民女与道台之女不是一个概念。

道台，也称道员，清代官名，是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一般为正四品。冯素珍，以今天的说法，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至少是个四品官员的后代，而不是普通的

民女。否则，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她前与官居一品的李家许不成亲，后与朝中相爷刘家牵不上媒。

11月24日晚7时30分，《女驸马》演出准时开幕。与2021年这个演出季相比，既有熟悉的老戏骨，还有变换的新角儿，比如扮演公主的角儿换成了张敏。戏到后期，我一边欣赏韩再芬和张敏的表演艺术，一边品尝唱词唱腔的韵味之美。特别是女驸马一角的称谓随着角色的变化而变化，无论谦称奴家、下官、寒儒，还是借代钗裙，或是高中状元后在刘大人面前自称学生，就是皇上得知驸马身份后赐封为义女、才女，我都认为名称得当，唯独冯素珍在公主面前哭诉“且容民女诉冤情”“民女名叫冯素珍”“民女只为救夫命”之中的“民女”名不符实，只有皇上一句“民女若是出我朝”勉强可行，因为古代大臣的女儿和平民的女儿在皇帝老儿面前都是平民身份。在古代，就没有“臣女”与“民女”这么个叫法。民女，只是现代人的称呼，有工具书为证。

查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民女”词条：百姓家的女子。查商务印书馆《应用汉语词典》“民女”词条：普通百姓家的女子。“百姓”，军人和官员以外的人。至于“老百姓”一词，意思与“百姓”一样，只是更加口语化而已。

查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民女”一词均未收录，可见，“民女”不是古代人的称谓。而《古代汉语词典》录有民丁（丁壮之民）、民母（民妇；皇后）、民牧（治理人民的人，君主或官吏）、民人（人民，百姓）、民贼（残害人民的人）等与民相连的一系列名词。

现代人写古装戏，以现代语言写成，误用了“民女”一词，于此剧此处，既不恰当，也不自治。冯素珍在公主面前，可自称“奴家”。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纵使大臣与皇家也不会平起平坐。所以，人民需要不断抗争推翻皇权，走向共和，实现人人平等。

最后，我只有一个心愿：我爱家乡黄梅戏，愿黄梅戏越唱越响亮。

（作者系原空军报社社长、高级编辑）

